

青年佳作

Qing nian jia zuo

1984 年优秀短篇小说选 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青年佳作

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青 年 佳 作

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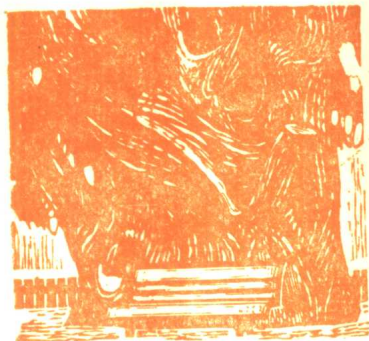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 1/32 13印张 2插图 283千字

1986年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3,000册 定价2.20元

封面：吕敬人

环衬图：徐 冰



·目 次·

龙兵过	邓 刚(1)
天 鹅	叶明山(35)
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	刑原平 刑小平(50)
干 草	宋学武(73)
越过克波河	乌热尔图(91)
同船过渡	映 泉(107)
麦 客	邵振国(135)
惊 涛	陈世旭(169)
大 痴	薛尔康(198)
姐 姐	张 平(220)
一潭清水	张 炜(236)
腾 跃	达 理(251)
野狼出没的山谷	王凤麟(274)
为了收获	梁晓声(302)
小 站	何立伟(336)
眩目的海区	吕 雷(347)
哦, 小公马	邹志安(380)
蓝幽幽的峡谷	白雪林(401)



邓 刚

龙 兵 过

〔作者简介〕 邓刚，本名马全理，山东人，一九四六年生于大连。十三岁辍学进工厂学徒，现在在大连机电安装公司当工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一九七九年在《海燕》发表处女作《心里的鲜花》，此后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三十余篇。其中《刘关张》、《八级工匠》和《迷人的海》、《阵痛》分别获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辽宁省人民政府优秀作品奖，《阵痛》又获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这是一片银亮的海，静得没有一丝波纹，仿佛一块刚刚熨过的厚蓝布，整齐地铺在那里，以一股不动声色的气势，清晰地划出地球的弧度。金灿灿的阳光漫空倾泻下来，注进万顷碧波，使单调而平静的海面变得有些色彩了。遥远的天际浮起一层朦胧、神秘的光晕，不禁让人想起远古时代奇妙的神话传说。

此刻，这奇妙的神话真的出现了——平静的海面突然开始轻微地骚动，一片细碎的浪花沸沸扬扬起来，渐渐转成激烈的涌动，腾起白花花的烟气。猛地，一群黑蓝色的大鱼腾跃而起，在半空里划出一道道黑闪电似的弧线，跌落下去，激起一束束白色的浪花；紧跟着，后面又一群大鱼腾跃而起，再后面，啊——一长串大鱼正在此起彼伏地飞跃，排成长长的队伍，从天际的那一端，朝天际的这一端行进。轰！轰！跃起，跌落；跌落，跃起。似乎有一个强劲的统一号令，在天穹上震响，指挥着这威武而雄壮的阵容。大海为此而激动了，推波掀浪，发出欢快的呐喊声。这长长的、无休无止的运动着的鱼群，排列如此整齐而有秩序，驾着飞扬的水花浪沫，朝着一个目标，从容不迫地挺进。轰轰！一道道黑蓝色的光波，在白花花的浪尖上飞舞，终于，占领了整个海面。

“龙兵过！——龙王爷的兵马过队伍罗！”

一百八十五马力钢壳渔船上的年轻船员们惊呼着，纷纷跑出船舱。马达停止了轰响，高挺着的尖形船头对着这腾跃的鱼群默立，既表示敬意，又似在检阅这浩浩荡荡的海上仪仗队。面对着这自然界罕见的奇妙现象，久经风浪的老船长也有些激动，

他赶紧把头探出舵楼，吆呼当船员的儿子。好一会儿，儿子才走出船舱，手里还握着那本高考复习书。船长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。

“龙兵”还在前仆后继地过队伍，发出雄壮而有节奏的轰响。一艘巨大的客轮驶过来，拉响了低沉粗重的汽笛，但这支队伍毫不惊慌，始终朝着那个目标前进。船长在海上漂浮了四十多年，见多识广，可每一次见到“龙兵过”的场面，都使他感到新鲜、激动和惊疑。这些鱼从哪里来？到哪里去？谁指挥它们排列得这么整齐？为什么它们会这么紧密团结、纪律严明？……这些诱人的问号一直在他心胸里撞击，使他兴奋得一阵阵打颤。老一辈渔人把“龙兵过”说得更神，前面高竖着背鳍的鱼是旗兵，后面拍击着浪涛的是炮手，细细听去，还有锣鼓喇叭声呢！……

但是，眼前的情景比传说还要精彩一百倍。轰！轰！……简直是一万面大鼓同时敲击，一万支喇叭同时吹响，整个洋面被搅得动荡起来，白花花的烟气直铺向天际。最前面的“旗兵”们并排着跃起和跌落，随着节奏的轰响，似乎在唱一支雄壮的歌曲。船长最欣赏这打头的一排“旗兵”。他曾有一次大着胆子把船驾到龙兵的跟前，朝这些神物使劲地瞪大眼睛。他看到龙旗兵们凶猛的头颅，坚韧而黑亮的皮，强力煽动的尾巴。它们是全队中体魄最大、勇气最足、飞跃得最高的开路先锋。在它们前面是一道道急湍的海流，是一丛丛隐藏的暗礁，是一片片凶险的浪涛。然而，它们不惊慌，不停顿，不犹疑，高高耸起的宽大背鳍尽力向上飞跃，在浪烟波雾中威风凛凛地闪现。这是一排鲜艳的壮美的鱼的旗帜！正是有这一排勇猛奔跃的旗兵，才有这支长长的、浩浩荡荡前进的龙兵队伍。

船长想起了儿子，便把视线朝前甲板上投去。儿子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不象别的船员那样激动地蹦跳，只是默默地注视，表

面上不动声色。仿佛前面是一片空白，压根没有什么轰烈奔涌的龙兵过场面。船员们很是激动了一阵后，渐渐有些淡漠，开始卷烟、点火，随随便便谈起来，甚至谈起一件毫不相干的事。然而，儿子却始终注视着前面搅沸海面的龙兵。这种不动声色的激动，使船长心里很不是滋味儿，他觉得自己生了个奇怪的儿子，既象自己，又不象自己，总之，不能在自己后面腾跃！

四十年前，船长跟着父亲闯海，那阵子他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小香童。按那时的规矩，每条船上都要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孩子做香童，烧香供养一个木刻的小海神娘娘。他干得很认真，每次烧香，都把小手洗得干干净净，跪在神龛面前。他真真地相信，自己所做的一切，将决定父亲和全船人的生命安危。当他第一次看到“龙兵过”时，惊讶得尖声叫起来。父亲狠狠地拍了他一巴掌。骂道：“别嘴贱！”然后领着全船渔人朝这奔腾的鱼群垂手敬立，祈求龙王的兵马保佑吉祥平安，而且不时地往海里倒酒倒饭，慰劳龙兵们。那支龙兵队伍整整过了一个下午，父亲和船上的渔人就整整垂手敬立了一个下午！然而，即使这样，“龙兵”也不饶恕他们，当天晚上就刮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，对他们的虔诚表示怀疑和惩罚。于是，船上的香火烧得更勤了。善良苍老的父辈们爱鱼、杀鱼、敬鱼、怕鱼，对大海充满了感激和惊惧。

然而，当风浪呼啸着袭击帆船时，渔船上的人也不完全依赖“龙兵”和海神娘娘的保佑。危难之时，他们还得靠自己与大海搏击抗争。这时，人们都看着另一个充满活力的偶像——掌舵的父亲。大家齐声喊着：“老大！”“老大”是对掌舵者的尊称，尽管现在人们用“船长”代替了这个称呼，但他还是留恋这个“老大”。因为这个称呼饱含着骨肉相连的感情色彩。风摇浪颠之时，一声“老大”，立即使人充满了安定感。这时的船老大，表情比神像生动多了！他劈开两腿，死死地立在舵把前，吆喝着，叫

骂着，暴怒着；对天、对海、对狂风恶浪表示着他奋力求生的意志。小香童不只一次地趴在舱口上，盯着搏击风浪的父亲，那鼓出来的眼珠，暴涨着的青筋，扭动着的肌肉，血珠从咬破的嘴唇中间渗出来，被浪沫粗野地冲去，又渗出来，再冲去……狂颠的船身把神龛里的海神娘娘也颠得滚了几个滚儿，掉进舱缝里。可父亲却象被船钉钉在舵把上，风浪始终也没砸倒他，只好狂吼一阵，垂头丧气地平息下去。然而，船刚脱险，父亲却和那些精疲力尽的渔人们跑进舱里，找到滚掉的海神娘娘，小心地拂去上面的灰土，然后又恭敬地把她请进神龛，大烧香火，感谢她的保佑，把恶战险浪的功劳全记在这块木头疙瘩上。

于是，父亲那搏击风浪的带着些凶气的英武形象，一下子便凿进小香童的脑骨里，永生永世忘不掉了。他对那些香火再也不感兴趣。终于，他成了一百八十五马力钢壳船的船长。

“龙兵”过去了，白花花的气和节奏的轰响在天边消失。做饭的老八仙（一个喝醉酒就要八仙的老船员）不满意地说：“这龙兵，没劲儿，我过去看的那龙兵过，几天几夜过不完！我蒸的窝窝头，小山一样多，往海里倒……”

“哎哟哟，怪不得你死了好几个死儿，原来给龙王爷的兵将喂窝窝头呀！”小伙子们都笑起来，他们知道老八仙说话爱闹大玄，便逗他，“你那瓶洋河大曲没倒给龙兵吗？……哈哈……”一提洋河大曲，老八仙上酒瘾了，舌头直舔干嘴唇。按规定，出海打鱼是不准喝酒的，但老八仙哪能受得了，总藏一瓶散“地瓜烧”，关键时刻偷偷吮一口。油手油脸的大车笑老八仙小气：“你生了一窝酒瓶子，还喝这玩艺儿！”大车刚结过婚，为了讨个媳妇，一个劲儿往丈人家送酒。所以他认为生一窝丫头就是生一窝酒瓶子。老八仙不乐意了，反驳道：“好酒得坐在炕头上稳稳当当地喝，这飘飘摇摇的喝个啥劲儿！下船到我家看看，光酒瓶

子就装了五大筐！三女婿刚送来一瓶洋河大曲，七块多呢……”于是，从开春三月出海一直到这六月末返回，他老是一个劲儿地提那“洋河大曲，七块多”。特别是遇到凶险的风浪，船身倾斜得厉害的时候，老八仙就万分懊悔：“唉，那瓶洋河大曲丢了！”老八仙的三个女儿全嫁出去了，老伴儿也没病没灾，所以，他啥心思也没有，对死的唯一留恋就是那瓶洋河大曲。

尖削的船头开始切着浪卷儿向东北方向推进，船的左舷，遥远的天尽头隐约划出一线大陆的灰影，而右舷却是一铺万里的太平洋洋面。六月的骄阳悬浮在空旷的天幕上，更显得大海宽阔坦荡。此时，洋面平静得象蓝色的板块。船长走出舵楼，眼睛还舍不得离开“龙兵”消失的地方。奇妙的大自然，奇妙的鱼类，直到现在他还弄不清这种鱼的名称，是鲸？是海豚？还是箭鲨？……他不只一次在海上看到那些大得吓人的鱼，但无论它们多么大，多么凶，多么奇形怪状，都没给他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。然而，只要鱼类象有性灵的人一样，排成长长的队伍，在统一的号令下，朝着一个方向前进，就给他一种神秘的、雄壮的、充满智慧和令人敬仰的感觉。因此，他还是愿意称这群有纪律的鱼为“龙兵”，尽管已经是隆隆作响的螺旋桨推动渔船前进的时代了。

龙兵过后会有一场风暴，老一辈的渔人都有这个经验，说是龙兵带来的。按现代的科学解释，这大鱼群的运动正是为了躲避风暴。可这鱼怎么会预测天气呢？船长眯起眼睛观察海面。六月正是太平洋季风升腾的季节，那股强有力的阴湿的东南风总是出其不意，挟雷持电，漫天盖洋而来，横扫它的西部沿岸。

二

大副走上来换岗——按规定，船正常跑路时，只要船长定准了针头（舵的方向），全船人就轮流换岗看舵。他那红扑扑的面孔放着快乐的光彩：“这龙兵过，嘿！……”小伙子这些天很快活。船长却不高兴，特别是看到大副手脖子上挂的那块黄澄澄的小坤表，更有些来气。他本是喜欢这个高鼻亮目、很有些英俊的小伙子的。他有热情，有干劲，雄心勃勃。他爽朗地对大家宣布：将来要当六百马力大型渔船的船长！还要找一个最漂亮的姑娘做媳妇！对大副的第一个愿望，船长很欣赏。他是个心胸豁达的人，愿意看到年轻人象刚才腾跃的龙兵那样，在事业的道路上奋力腾跃。但对那个“最漂亮的姑娘”，他生了闷气，因为他知道那是个名声不怎么样的女人——打鱼的人谁不知道她，和这个好一阵，又和那个好一阵，撩拨得那些小伙子火烧火燎，都骂她是骗子。现在，这狐狸精又迷上了大副。全船的人都反对大副搞这个对象，但大副却毫不在乎，反而很自信地说，只要他一爱，那女人就“到此为止”了。这次出海，大副特意在沿途下港时，进城给那女人买了一块小坤表，并公开戴在手脖子上炫耀。这么大张旗鼓地爱一个坏女人，船长无论从哪个角度也无法理解。他离开舵楼时，冷冷地扔了一句：“别光想那漂亮脸蛋儿！”“不会，不会。”大副笑嘻嘻地扬了一下手脖子，满面柔情地看了一眼小坤表。这个动作太刺眼了，那样健壮的发鱼人的手臂上，挂着小香蟹子那么点儿的表，而且还拴着一根细线似的链儿！给那女人的东西，你戴着显摆什么！船长终于忍不住，又甩了一句：“就那脸蛋儿值钱？”

“嗯。”大副脸也有些红了，因为他从来没听过船长用这样的

口气说话。在海上奔波的这几天，大副经常在船长面前坦白自己的私念：“我一看见她……那黑眼睛……就受不了……”他知道船长是个坚强而宽厚的长者，所以，什么话也敢往外掏。粗心大意的小伙子今天才感到，船长对他这桩事不满意。但实在没办法，她太可爱了！那么白嫩的、太阳怎么也晒不黑的脸蛋儿；那么滚圆的肩头；那么苗条的腰身；尤其在赶海的时候，她裤腿挽得高高的，两条被海水泡成粉红色的腿，那么苗实，那么美，简直叫大副浑身着火！尽管小伙子听说她有这样那样的事，但一看到这副俊气的模样，一切疑惑便都化为乌有了，甚至还觉得不太可能呢。

船长走下后舱，那里一片热热闹闹。船员都摊出给老婆孩子买的花布啦，凉鞋啦，正在比谁的好看。大车买的最多，而且用一个红包袱包着，这红包袱皮是他媳妇过门带来的，别看大车是个黑黢黢的粗汉，摆弄这小红包袱时，真有个柔情劲儿！旁边的人常因此笑他。说老实话，大车真想媳妇啊，刚结婚一个月就下海，唉，可把人想死了！那心思的滋味儿，就象系得紧绷绷的小红包袱，憋着一包爱劲儿。还有两天就要到家了，大家吵吵嚷嚷，欢喜得不行。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船员更盼家的了，在浪尖上飘摇几个月，一旦回家，那股对父母、对妻子、对儿女的爱，就象潮水一样涌上来，以最大的热情温暖着亲人们的心。

但儿子却无动于衷：他正趴在舱铺的角落里小声背书：“地球的表面总面积为 5.1 亿平方公里，其中陆地面积……”

船长在心里叹了一口气，看来顽固的儿子已铁了心认定考大学那条道了。儿子发现了父亲，迅速将书掖在身下，赶紧闭上眼睛装睡。船长心里又是一阵不快，儿子这种软绵绵的反抗，简直使他无可奈何。这个十八岁的棒小伙子，完全可以出息成一个精明强干的船长，但他偏走那条飘飘洒洒的路。船长肝火盛怒

的时候，常在老伴面前吼：“鹅蛋孵出鸭巴子了，这哪是我的种！”老伴却不示弱，和他对吵：“你喜欢腥气儿，就逼着孩子也喜欢腥气儿，我可不依！”船长气得躺在炕头上呼呼直喘，他伤心！当儿子刚刚会爬的时候，他就把儿子抱进舢舨里，摇到海流子上钓黑鱼。船长一手抱着这咿哇乱叫的小肉蛋子，一手拌着被水流拖得沉甸甸的鱼线。一条两斤来沉的大黑鱼凶猛地咬住了钩子，拚命地拽动起来。船长立即把儿子柔嫩的小手按到鱼线上，让他感受黑鱼挣扎的力量和猎获时那种激动人心的喜悦。儿子的骨头刚硬梆点时，他便教儿子驶船、下网。那长达几里远的挂网呀，他站在颠摇的船板上，舞动强有力的胳膊，一直拽了半个下午。他哼着古老的、深沉的、带有浪涛韵味的号子，让儿子同他一齐享受劳动的艰辛与欢快。儿子惊喜地去摘挂网上青色的大梭子蟹，银亮的、拚命煽动尾巴的鲢鲫鱼，“哎哟哎哟”地叫着。有时，他领着儿子去浅滩水湾里叉烟叶大小的牙鲆鱼，赞许地看着儿子正吃力地擎着鱼叉，那扁形的牙鲆鱼在叉尖上噼噼啪啪地挣扎翻动，把儿子也带得踉踉跄跄的。船长张大嘴笑着：“嗨，有准头！赶上他爹了！……”但是，随着儿子渐渐懂事，他不安地发现，儿子开始默默地违拗着他的意愿。最后，做父亲的明确感到，儿子的兴趣不在那蓝色的海面上，而是在白色的书页里。用渔人的话说，儿子的心野了，他要驾着笔杆跳出给予他强壮筋骨的海。船长皱着眉头让儿子念到了高中，当儿子得寸进尺，要进城考大学时，船长终于按捺不住，不顾老伴的劝阻和儿子的反抗，大吼一声——“上船！”儿子成了一百八十五马力钢壳船的一员。尽管他看出儿子用沉默和佯装的驯顺来应付他，但船长充满信心，他相信自己的力量、热情和令人羡慕的闯海本领，会把儿子牢牢地钉在这艘钢壳船的甲板上！

现在，船长终于感到，他的一切努力全是徒劳的。他那些对

大海的热情和激动，在儿子身上没有任何反应。就象锤子敲在棉花上。船长一度竟愤怒了，要同儿子摊牌，但儿子却象一条粘鱼似的，滑溜溜地躲开他，不同他正面冲突，只是一个劲地抓紧一切时间，躲到舱下嚤嚤地背诵考试题。儿子深信自己走的路比父亲更了不起，所以表现得如此执着和顽强。

船长的愤怒终于变成了沮丧，他在儿子面前不再说什么了。现在，儿子象捉迷藏似地把书掖到身下，他也装着不见。其实他到舱下是来找儿子的。找他干什么？噢，谈刚才那气势壮阔的龙兵过。船长突然感到自己有些多情，他这颗老心还在为顽固不化的儿子散着热量。

大副走下来报告，他校对了一下海图，船头好象偏左舷方向跑。“我定的针头，跑老虎港。”船长平静地回答。

舱里一下吵嚷开了，大家都急着奔家，怎么一下又要中途靠港呢？船长等大家激动够了，才轻轻地说：“避风。”所有的吵嚷立即戛然而止，大家对船长的判断能力是深深折服的。船长决定要避风，这场风一定会很凶的。老八仙使劲儿地吧唧了一下嘴唇：“他妈的，那洋河大曲，又得晚喝两天了！……”

船长回到舵楼，大副激动地说：“刚才气象台广播，有强台风自东南方向朝西北移动……”大副的眼睛不时地闪出佩服的光，他对船长的神机妙算五体投地了。船长朝东南方向眯起眼，广阔的洋面尽头，浮起一丝阴险的黑线，它将要占领这明亮的世界，并以强有力的速度，扫拂这条航线。

“不要紧吧？”大副小声地问，脸上早已失去欢快的颜色，并有些故作严肃。他愿模仿船长那带有一丝冷漠的严峻表情。没有这种伟大的表情，他觉得不配当船长。因此，大副那双英俊的眼睛开始认真地注意船长的全部动作，学他在暴风来临之前的沉静。

船长对大副的那些想法早就一清二楚，尤其他和儿子滔滔不绝讲海的时候，大副总象影子似地贴在跟前。大副有一本绿塑料皮儿的漂亮日记本，据说是那个女人送的。船长为此对这个小册子也觉得刺眼，上面肯定写着那些亲呀爱呀的字儿！但一次偶然的机，船长吃惊地发现，那小册子上密密麻麻记着的竟是他对儿子的全部谈话，特别在那些关于打鱼经验的句子下还划了红杠杠。船长心里一动：“这小子，看样真能干出名堂来！可惜爱那样的女人，唉！……”船长不是滋味地摇了摇头，下意识地看了那金晃晃的小表一眼。自从大副买了这块表，干起活来劲头更大了。船长真弄不明白，那样的女人，也会给大副带来干劲和强烈的事业心，真怪！

对照已掌握的风向和风速，船长又校正了一下船的航向。他极其熟练地唰唰转着舵轮，让大副看着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应该怎样。

船头哗哗地切着浪片，对着大陆朦朦胧胧的一缕灰影，飞也似地奔跃。

船长走出舵楼，儿子却不知什么时候，愣怔怔地站在那里，他大概已鼓了好长时间的勇气，终于不得不开口了：“得耽误很多天吗？……”

父亲陡地明白，儿子怕回家晚了，赶不上报考大学。于是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看天吧！”

三

一百八十五马力的钢壳船对着西北方向突突地飞奔，大陆的灰影开始变得有色彩了。首先是很惹眼的黄色沿岸，象一道金线弯弯曲曲地划开了蓝色的海和棕色的陆。船长的心情豁然

开朗起来。一铺万里的海接着缓缓延升的大陆，大陆后面是拔地而起的高山，高山后面是飘浮的白云，白云后面是深远的蓝空。每当船头劈风削浪地朝岸边前进时，他就有一股飞升的感觉，随着船身隆隆向前的气势，他的身子仿佛越过船头，贴着海面向前扑去，沿着大自然阶梯形的构造升腾。这种奇妙的感觉，使他浑身血液唰唰地奔流，每一根筋脉都尽情地舒展开来。船长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，儿子为什么不爱这气势壮美的海！

当钢壳船从山东蓬莱高角直奔辽东半岛南端铁山角，切着渤、黄两海的分界时，一种异常的奇观在他们眼前展开了：潮差形成的急湍的海流，象利刀似地劈开两个海，淡黄色的渤海和深蓝色的黄海中间齐刷刷划开一条线，犹如两种挨在一起的色块，互不相染。老一辈渔人说，两个海还不一般高呢！所以渔船越过这黄蓝两色的分界时，有人竟听出船底“咯噔”一声，上了一层台阶！船长小时候，父亲曾按着他的小脑袋，让他听这“咯噔”的声音。他也曾认真而失望地听过无数次。他理解父亲那迷恋大海的心情，所以总是点着小脑袋，说是听见了。常了，他也真地觉得听见了。现在，船长又热心地按着儿子的脑袋，让他听这种神秘而美妙的声音。儿子老实地伏在船板上听了一会儿，却眨巴一阵眼珠子，不吱声。“听见了吗？”父亲热盼地问。“……机器声太响……”儿子明显地和他拐弯抹角。船长满脸的兴奋劲儿，一下被这绵软软的钉子碰得净光。他觉得儿子身上缺乏那股富于想象力的热情，有些冷。但船长继续鼓足信心，一定要儿子的心热起来，爱这迷人的海。在渔船倾斜着身子，绕过一个凶险的岬角时，船长把儿子拉到船头的尖端，更加热情地讲起海来。

大海永远是不平静的，她隐藏着无数道各种流速和各种温度的海流子，象无数道绳索纵横交错地扯在万里海面上。它们